

随笔·美景履痕

蔷薇深处

□钮丽霞

春末，我们带小羊去尧山游玩，本来只是想寻一条山涧清澈的小溪，一朵开在绝壁上的百合，或者，一棵生长千年的古树，可车子开着开着，就迷了路，误入青山深处。

下了车，我不由呆住了，像是掉进了人间秘境，从没有见过如此繁盛而热烈的蔷薇花，深深浅浅的花色顺着山路倾泻蜿蜒，花朵层层叠叠，在阳光下跳跃着，蔷薇乱颤，似向我频频点头，明晃晃的，刺痛了我的眼睛，我分不清是风在涌动，还是花在舞动。

我们沿着山路前行，山路是一条极窄的小路，不足一米，却看不到尽头。蔷薇一两朵，是情调，可任由它延伸下去，那便成了震撼。穿行其中，目光所及，皆是花海，最终在远方变成一朵彤云。我们忍不住往前走，仿佛穿越那片彤云，就能到达四季之外的第五季，那里春风和畅，夏花灼灼，秋月朦胧，冬雪纷飞。

花开得随性，才有了诗情。这一路的蔷薇，虽不是野蔷薇，但也并非整齐划一，都是顺势而长，在清风里兀自舒展。盛开的蔷薇颜色浅淡，白里透着粉，像粉红的花瓣沾了雪；半开的颜色略深些，呈玫红色，像一只只杯盏盛着芳华；花骨朵呈深红色，透着亮，洋溢着生命最初的光泽，似扬帆小船待发。

在花间行走，路起褶皱的地方，积满花瓣，似雪未消融。那一刻，我忽然很想飞，在花间，做一只勤劳的蜜蜂，“采得百花酿成蜜”，或者做一只蝴蝶，“翩跹舞姿自成风景”，再或者，栖在花蕊，做一只快乐的小飞虫。

不扑蝴蝶的时候，小羊很安静，任

由我牵着手，往蔷薇更深处漫溯。清香浅浅地氤氲着，没有雾，可我分明感到周身仙气缭绕，仿佛时光也凝固在那清浅的香里。我忽然想起了南朝诗人柳恽《咏蔷薇》中“不摇香已乱，无风花自飞”，想起了晚唐高骈的“水晶帘动微风起，满架蔷薇一院香”，诗里的蔷薇，我自轻盈我自香，仿佛穿越千年，开在了眼前。

不止眼前，还开在心上。如此情境，已觉曼妙无比，哪承想，在蔷薇深处，偶遇三两人家，简直妙绝。白墙黛瓦，木门篱笆，小院的四周被蔷薇爬满了，院内有小黄鸡在草间觅食，大黄狗趴在地上睡觉，等我们走近，它也只是抬了抬头，眼神迷离，便继续它的美梦。院内有压井，旁边放着豁了口的瓷缸，盛满清水，蔷薇倒映在水面，仿佛



老屋 陈晓东 摄

花开水中央，望得见时光的憔悴和伤口，也瞅得见岁月的静好和诗情。

主人很好客，那天我们住在二楼，室内设施很简陋，拉开窗帘，却有花几朵探过窗牖，倦倚黄昏暮色，语低香近。站在花前，内心温润无比，觉得掉进了年少的梦里。多年前我曾梦想着这样的小屋，垂下天幕，便是繁星漫天；掀起门帘，便迎一树花开。于星夜里，可月下独酌，或邀三五知己，花间一壶酒，不醉不酣眠。

很久不曾有这样的時候，沉在这年少纯净的梦里，内心的温润越聚越多，直至汇成液体在胸腔缓缓流过，我说不出更多的话来。小羊拿着小水枪往花间喷水，水雾濡湿了空气，在花蕊汇聚成珠，风过水珠落，我的泪也落下来……



诗歌·紫陌红尘

有你，就是幸福 (外一首)

□孙亚洁

每一天都是相遇，每一天都是别离
春风打着卷儿，拔高着人间
河水翻滚着，节节败退

四月，是一场美丽而忧伤的梦
那么多的花凋零在风中
那么多的树挥洒着无声的诗句
只有你能懂

我在岁月的深处
一遍遍地搀扶起你凋落的影子
用我新生的温柔的花枝
而你，总是手握红豆
踟蹰于四月的江南

我不说长路漫漫，长夜漫漫
只说这悲欢交集的尘世里
有你，就是幸福

人间的低处

许多事物在风中攀援，上升
许多事物在风中弯曲，折断
被尘埃捉拿，收敛

而一只蚂蚁的重量
从来都扶不住一粒风
扶不住风中的微粒
它只在人间的低处背风
挖掘泉水的歌声
顶礼膜拜着泥土的钟声

我爱这低处的卑微和寂静
以及这卑微和寂静里
幽居着的光明

唐多令·沙澧观景

□曹世友

鲋鲤挽波清，鸳鸯卧渚汀。
沙澧沿，果嫩枝青。曲径通幽缘
步道，少年美，挽娉婷。
独坐景观亭，风凉诵五经。
细品欣，斯景斯情。我劝诸君常
歇脚，共欣赏，慢慢行。



欢迎下载新闻客户端
“沙澧河”，在“原创”栏
目阅读副刊美文。
本地作者投稿邮箱：
13938039936@139.com
本版投稿联系电话：
13938039936

散文·花香冰韵

清风细雨醉楝花

□宋宗桃

春意阑珊。当人们正要哼唱起“流水落花春去也”，作伤春、惜春状时，忽然一阵香气袭来，乍然一愣，啊，别急，还有精彩的楝花呢！

楝花可真是花之低调者。当百花纷纷登台亮相的时候，她还在幕后心平气静地做准备呢。只是当风儿告诉她，众花都已表演完了，她才不疾不徐地探出头来，淡淡地问一声，还有哪位姐姐没出场？在确定再没谁等得猴急的时候，她才迈着小碎步款款出场。她就是这样，不比、不争。是啊，把风头让给别人，只做好自己，早一点，晚一点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
楝树是一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树，农民叫她苦楝树或紫花树。儿时，我老家门前就种有楝树。每到春末，楝树的树冠上腾起一团紫色的烟雾。楝树的花小小的，花瓣主色调是乳白色，有一点淡淡的紫；楝树的花蕊呈小喇叭状，深紫色，像是一个小风铃。自然界有个有趣的现象：个头越大的越好单打独斗，如虎豹；而个头越小的则越重视合作，有团队精神，如蚂蚁、蜜蜂等。具体到花也是这样。牡丹芍药很大很美，但给人以个人英雄主义的刚愎和傲气；可是许多细小的花，却从不着意展示一己之美，而是以拉手的联合方阵呈

现宏大壮观的气势。楝花就是其中的佼佼者。一朵楝花虽然小，香味也很有限，但千万朵楝花簇簇串串、密密匝匝，集合起来，蔚为壮观。台湾作家席慕容这样描绘苦楝：“你几乎不能相信，一棵苦楝能够开得这样疯狂而又这样温柔。”是啊，楝花之所以“疯狂”，是因互相团结而成气势；之所以恣意温柔，是因内涵丰富而自信。

所在的城市有几条楝树街。当清风如梦、细雨如思时，我伫立在楝树下，贪婪地嗅着花香，不由想起楝花的轶事来。在古代，焚香与烹茶、挂画、插花并为“文人四艺”，是一种高雅的审美活动。李清照《醉花阴》里的“瑞脑消金兽”，写的就是焚香。瑞脑，又称龙脑香、冰片，是一种高级香料。由于它太高贵，与普通人家的生活是绝缘的，只有楝花才是老百姓的挚友。但这并不是说楝花就不能登大雅之堂。古语云：“好香用以熏德。”据说，宋仁宗极宠爱的温成皇后就常以楝花制香。苏轼《香说》：“温成皇后阁中香，用松子膜、荔枝皮、苦楝花之类，沉、檀、龙、麝皆不用。”用极普通的原料制成皇宫所用的熏香，反映出温成皇后很有些不一样的聪慧。温成皇后是郑州巩义人，也许，她用楝花制香的方法是来自河南民间呢！

自古以来楝花就很受诗人的钟爱。

北宋王安石有“小雨轻风落楝花，细红如雪点平沙”，南宋何梦桂有“处处社时茅屋雨，年年春后楝花风”，明代陈子龙有“布谷催人春去后，平畴十里楝花飞”。康熙三十四年（1695年），《红楼梦》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和好友张纯修、施世纶为怀念词人纳兰容若，秉烛夜话于楝亭，留下了“紫雪溟蒙楝花老”的名句。1969年，著名红学家俞平伯来到位于河南息县的五七干校，禁不住诗兴大发，连着写了两首《楝花》诗，其二云：“此树婆娑近浅塘，花开飘落似丁香。绿荫庭院休回首，应许他乡胜故乡。”

楝花虽香，却是苦出身。楝树几乎从里到外都是苦的，包括她结的楝枣。苦树香花，楝花以自己的芬芳为我们诠释了啥叫“香自苦寒来”。楝树简直就是一个把所有痛苦都自己扛、苦着自己却对别人微笑的坚强母亲。中国古代以萱草代指母亲，西方则把康乃馨作为母亲花。但我觉得，楝花更能体现母爱——温情而内敛、朴素而低调。

河南是楝树的主要分布区。我早年还在老家的时候，曾不止一次对楝树虔诚“仰止”，我觉得，楝树俨然就是我那勤劳持家、忍辱负重、茹苦含辛的母亲。如今重对楝花，但愿我的景仰能够经过岁月和风雨的洗礼，凝结成对母亲的一份沉甸甸的追思和感恩……